



豔異編卷之四十三

鬼部三

竇玉傳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翦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卜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即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



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
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畧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
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
堂中垂簾幃。喧然咲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臨
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
八九。嬌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
兒。卽衝突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
辭。啜茗而出。既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卽因何

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竇辭以非已所居。
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
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
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
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
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
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
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
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

知其為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逢遊無抵，徒勞徃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于人。」

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憇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常，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人非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

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王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妻。便合相從。何為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爾王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

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言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鬼或時出現。即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步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

豐異錄 卷之四十三
面拜即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
東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
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為重
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
竊真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相會其來久矣
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昵
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
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
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

驚欲實其事曰即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其當與一
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
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為負約而絕
于人不可自此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
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
胡越燕拆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
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以酬乃強為一篇曰莎草
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
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金結花合子又抽

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
幽冥為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酌之季
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
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
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
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
紉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
葬北邙山或陰晦而竟常游于此人多見之則知女
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
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麗濬
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
業濬甚喜每維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
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即正色斂衽不對抵白沙各遷
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
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
當為君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

不渝此約。至時某侯于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逆與美人叙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為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

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

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
罇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
男寃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
天降鑑為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
不欲聞。美人大咲曰。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聞斯言。
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為貴妃侍兒。國亡
之後為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為侍湯膳者。及兵亂入
某以身蔽帝。遂為所害。蕭后憐某盡忠于主。因使殉
葬。後改葬于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

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畧延曩日之歡耳。
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草
荒臺響夜蛩。白楊聲盡減悲風。綵牋曾擘欺江物。綺
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伍雲高
艷擁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
曰皓晷初圓恨翠蛾。繁華濃艷竟如何。兩朝惟有長
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
秋江寒月綺窓斜。慚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
花。俄聞扣門曰江脩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

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鷄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去。潛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小會。然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潛翌日。愴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丘墟。詢之于人。乃陳朝宮人墓。潛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

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常令寫杜工部詩本。甚蠹。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頗為所惑。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為羸瘠。弃事而寢。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高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其術。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壁。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日事濟也。是

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為戒。燃燭炬於香前。曰。覩燭燃寸。即復去矣。常潔衣歛息。一如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咲。持裙向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映帷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常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倏迴。生忍淚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逾刻燭燼。欲逼之。欵然而滅。生乃捧帷長慟。既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漚沫槿豔。不必實懷。常欲酬之。不顧而別。常常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

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常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沒。

韓宗武

韓宗武文若。侍父莊敏公之官於蜀。舍郡宇書室中。僻在一隅。去使宅稍遠。叢竹果樹之前。大池芰荷甚盛。孟秋初三日。風月清爽。閑步砌下。聞池中荷葉窸窣聲。如急風至。視月影中。二青衣從一女行池上。其衣皆綃縠鮮麗。隔衣見肌膚瑩白如玉。韓問曰。不識子為何神。輒此臨顧。願聞所來。女曰。予非神。亦非鬼。

乃仙也。籍中與君有緣，特來相見。幸無怖語。言清麗，顏色艷美，服飾香潔，非塵間所嘗覩。韓曰：「既言有緣，當為夫婦。」邪笑曰：「然當有日，不可遽。」韓請期，曰：「後五日會之。」七夕可設珍果，焚香相待，仍屏左右。遂去。後聞荷葉聲，乃不見。及期而至，容服益華美。於前見酒，果怒曰：「何不精若此？」韓慚曰：「大人性嚴，不敢廣求。極力止此耳。」女令青衣取於其家，頃刻即至。若只此池畔取之，所齎果實，雖市廛中物，俱極精，猶疑之。每食留其核，置硯匣內。夜分同寢，率如常人，但不肯言姓。

氏云：「我有父母，迨曉告去，久而狎熟，極惑之。」女戒曰：「切勿輕泄，使我受禍。」家人訝韓病瘳，終不以告。會莊敏移官陝右，女曰：「我所不能以逐君去者，蓋道途脩阻，弱質弗堪。」相別之後，幸無念我，且得罪。韓慘然曰：「豈能無念哉？」遂別。韓思之，忘寢與食。既到陝，以夏夜借兄弟坐庭下，忽瞥然而起，俄復來，意色欣欣。若有所感，白紗衫袖上有血污跡甚多，衆驚異。共白父母，莊敏公杖之，使盡言。始其實以對。女繼至，曰：「為爾念我，蒙二親詬責，然從此可以數來。」我在中路，為石損。

腹脅其血故在。韓喜拊其腹，因污衣，自是每留心焉。旬日，韓又娶婦，禮迎之夕，婦入羅幃中，見一美女，據床叱曰：「我正在此，汝那敢來！」女大駭，退避。他夜伺其去，乃克成昏。異時女來，則遷婦別室，女相處自如，無可奈何。

金彥

金彥與何俞出城西游春，見一座院華麗，乃王太尉錦庄。買酒坐閣子上，彥取二絃，軋之。俞取簫管合奏，忽見亭上有一女子出，曰：「妾亦好此樂。」令僕子取蜜。

煎勸酒，俞問姓氏，答曰：「姓李，名會娘。」二人次日復往，其女又出，二人請同坐飲酒，笑語諧謔，女屬意於彥。情緒正濃，忽報大翁至，女驚忙而去。自此兩情無緣。會合次年清明，又到彥思錦庄之事，仍尋舊約，信步出城，行入小路，忽聽粉牆間有人呼聲，熟視乃會娘也。引彥入花陰間，少叙衷情，雲雨纔罷，會娘請隨彥歸去。彥遂借一空宅居之，朝夕同歡，月餘，俞拉訪錦庄，忽遇老嫗哭云：「會娘因二客同飲，得疾而死，久矣。」彥歸，詰會娘，答曰：「妾實非人也，為郎君當時一顧之。」

厚遂有今日。即君不以生死為間。妾之願也。

呂使君

淳熙初。殿前司牧馬於吳郡平望。歸塗次臨平。衆已止宿。後軍副將賀忠與四卒獨在後三里。至蔣灣。迷失道。詢于田父。曰：可從左邊大路行。方及半里。遇栢林中一大第。繫馬數匹。皆駟駿可愛。問閽者曰：此誰之居。曰：前邕州呂使君。今已亡。但娘子守寡。又問：馬欲賣乎。曰：正訪主分付。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父娘子者出。澹裝素裳。脩脩然有林下風致。年將四十。侍

妾十數人。延坐滄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酒長筵。歌舞雜奏。既罷。邀入房。將與寢昵。賀自以武夫朴野。非當與麗人偶。固辭。娘子歎曰：吾發居十年。又無子弟。只同群婢苟活。今夕不期而會。豈非天乎。宜勿以為慮。遂留館。凡三夕始別。贖以五花驄。及白金百兩。四卒各沾萬錢之貲。又云：家姊在淨慈寺西畔住。倩寄一書。握手眷眷而退。賀還日。違期。軍且獲罪。窘怖無計。奉馬獻之主帥。託以暴得疾。故遲歸。帥見馬喜而不問。仍陞為正將。越數日。持書至湖。

上果於淨慈西松經中至姊宅相見如姻親仍約明日再集亦留與亂金珠幣帛捆載以歸自是每三四日一往賀妻以獲財之故一切弗問嘗往驩洽追暮外報呂令人來姊失色然無以拒後至三人而足共坐令人者招賀入小閣峻責之賀拜而謝過哀懇再三乃釋經半歲賀妻亡窀穸之費皆出於呂氏乃憑媒妁納幣正為繼室踰三年賀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廛市二從軍令人詣府投牒分橐裝遺之而乞身去姊家同處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冢因訪姊家姊云妹

已歸臨平矣又明年復詣其處宅舍俱不知所在唯松林內有兩古墳賀子悲異瞻而去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小憇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艷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一往女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之歡不可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

豐邑志 卷之四十三 十四
騁志。又我不忍為使人曉夕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於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知又五年。再赴調丞。尋舊游。茫無所覩矣。悵然空還。忽遇之於半途。雖年貌加長。而容態益媚秀。即呼揖問訊。女曰。隔闊滋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扣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暫係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否。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

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攜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逝。始歛衽。鬢感曰。自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成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覓相從。歡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可得功。

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瀉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為人說尚悽慘不已。

甯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甯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寥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春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窻下。意其比隣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鮓冠。語音僂利。儀容不似田家人。相視喜笑曰：我只在

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甯居鄉疇。平生夢如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童以酒一甕來饋。甯啓納之。女避伏床下。甯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坐對酌。甯次掛小鏡。甯取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隨身。所着衣皆素潔。而襞褶處不熨帖。俾俾露現。甯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夕寘箱篋。失於曬曝。故作蒸氳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繾綣驩

洽寤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鼾將曉，出門。寤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纔別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寤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花，一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寤愧懼而反。然猶卧病累日，後還俗為書生，今在淮南。

解俊

保義郎解俊者，故荆南統制孫也。乾道七年，為南安軍指使，有過客且至。郡守將往寶積寺迎之。俊主其供，張日暮客不至，因留宿。夜方初更，燭未滅，一女子忽來，進趨媚冶，貌甚華豔。俊半醉，出微詞挑之，欣然笑曰：「我所以來，正欲相就結綢繆之好。爾遂升榻，問其姓氏，居止，曰：『勿多言。』」只在寺後住。汝明夕尚能抵此否？俊尤喜，曰：「謹奉戒，自是無日不來。」仍從寺僧借一室為久寓計。經月餘，僧弗以為疑。外人固無知者。時以金銀釵珥為贈。俊既獲麗質，又得美財，歡愜過

望謂之曰吾未嘗授室。欲憑媒妁往汝家以禮幣娶汝。何如？曰吾父官頗崇，安肯以汝為壻？但如是相從足矣。俊信為誠，然而氣幹日尪瘠。初貨藥人劉大用與之游居，亦訝之。俊不以告。嘗兩人同出郭，遇遮道賣符水者，引劉耳語曰：彼官人何得挾傷亡鬼？自隨不過三月死矣。劉語俊，俊初尚抵諱。既而驚悟曰：彼何由知？必有異。便拉劉訪之旅邸，其人咲曰：官員肯尋我耶？不然幾壞性命。留使同邸異室，而顧劉與之共處，撚紙符十餘道，使俊吞之。劉密窺之，見其作法。

麾訶之狀。二更後聞門外女子哭聲，三更乃寂。明旦俊辭去，戒令勿復往寺中。諸僧後知其事，曰寺之左右素無妖魅之屬，惟昔年邵宏淵太尉謫官時，喪一笄女，塋于後墻之外，必此也。自是遂常出為僧患，僧甚苦之。遣僕詣武陵白邵請改葬，邵許之。乃瘞于北門外五里田側，復出擾居者。又徙于深山，其鬼始絕。甲志所記張太中女在南安嘉祐寺為厲，以惑解潛之孫，與此大相似。兩者相去十三四年，又皆解氏子。疑只一事，傳聞異辭，而劉氏云親見之。當更質諸彼。

間人也

江渭逢二仙

紹興七年上元夜建康士人江渭元亮偕一友出觀游歷巷陌迫于更闌車馬稍闐見兩美人各跨小馬侍妾五六輩肩隨夾道提絳紗籠全如內閭粧束頻目江江追躡到閑坊一妾來言仙子知君雅志果欲相親便過杜家園中臨溪有樓閣足可款晤江喜往而不旋踵至彼兩鬟持燈毬出迎二士皆入四人偶坐展叙寒溫仙顧笑曰襲我至此勿問有緣無緣旦

飲酒可也於是命設席杯觴散膳一一整潔仙滿酌勸客酬之皆引滿至於三行賓主意愜一侍女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教人似月正在今宵不應留連飲酒詞曲止能動情未暢真情酌醴止能助興未洽真興與其徒然笑語何似羅帳交歡兩仙大悅曰小姬解人意即起同詣一閣對設兩榻香烟如雲各就寢使妾揜帳妾曰滅燭乎一曰好一曰留火之聞雞聲妾報曰東方且明宜亟起倉皇着衣就榻盥饋相對戀戀授以丹兩丸曰服之可以辟穀延年別不再會

江與友遽趨出一鬟曰未曉裏且緩步徐行仙送至門慘愴而別二士自此不茹烟火惟滄水果殊喜為得際上仙三月往茅山與道士劉法師語自詫竒遇劉曰以吾觀之二君精神索漠大染妖氣若遇真仙當不如此我能奉為去之始猶不可劉開諭以死生之異渙然而寤曰惟先生之命是聽劉命具香案擇童子三四人立於傍結印噓呵令童視案面曰一圓光影如日月曰是已令細窺光內有吏兵劉勅吏追土地至遣擒元夕社家園崇物纔食頃童云兩婦人

脫去冠帔伏地待罪又有數婢側立劉勅通姓名一云張麗華一云孔貴嬪盡述向者之本末劉曰本合科罪念其嘗列妃媛生時遭刑而於二君亦不致深害祇責狀而釋之足矣二士拜謝而去復能飲饌如初

豔異編卷之四十四

鬼部四

趙喜奴

旅醫盧生以術行售。慶元二年抵邵武秦寧境。上地名白塔村。時已黃昏。不逢舍館。竚瞻之次。值小茅屋。亟就之。雖畧有燈火。而無人出應。盧呼問此為誰家。一麗女方出曰。我乃趙喜奴也。即求寄宿。答曰。此不是道店。又無男子。尋常不魯着人歇。今既不可前進。理須相容。盧欣然而留。且悅其色態。頓生慕想。既濯

足借僕往西房下榻。妄念之深，三更不交睫。忽有擊門者，驚問之，則云喜奴至。振衣延接，女曰：「恰來一見，便如所懷。」綠傍人注目，不敢輒邀喚。今已夜半，能過我啜茶乎？盧大喜，滿望使僕守舍，隨入坐於堂。乃言：「我自上牀後，更睡不着，願共一席之歡，少償夙契。真非偶然。」盧遂謝不已，從容頗久。別有鬢髮從後出，笑云：「何用閑談？將虛度良宵，誠為可惜。」喜奴起，白曰：「合備酒殺為禮。」值夜不能，姑相與綢繆。徐當卜晝。語訖，携手同歸。極風流嫵雅，適洽。迨曉，僕開眼不見主人。

出尋之，回視已所寢。正在五道小廟側，草露之上。盧昏坐廟裏，如酩酊狀。僕探藥筒，餌以蘇合香，始覺蘇醒，乃登塗。

蓮塘二姬

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徑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

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譎之。姬亦不以為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乃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訝為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窓白玉床。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

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為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鸕鷀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辯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草不勻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

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篷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錢履道

錢履道字嘉貞。京兆咸陽人。北虜皇統中。游學商虢。過鄆縣。貪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曠黑。不復辯路。信馬行到一大宅。扣門將託宿。遇小妾從內出。驚語之曰。此地近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塗。敢求棲寓一席之地。但不知為何大官宅第。妾曰。是河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薨。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盃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錢自謂竒遇。若游清都。情思蕩搖。莫

知身世之所在拱手敬坐。不輕交一談。諸人以為野
鷺相視笑侮。罷席就枕。俄而燭至。夫人者復來。衆擁
之登床。錢趨下辭避。強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日留之
飯。錢本漂泊旅人。既稱慚懷抱。累日不言去。一夕正
歡飲間。聞戶外傳呼聲。忽報云相公且至。夫人遽起。
諸妾皆奔忙而散。錢竄伏暗室。不敢喘息。因假寐。久
之。狐鳴鴉噪。東方既明。人屋俱亡。但卧于踈叢古冢
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香芬馥。經月
乃歇。

綠衣人傳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杭
州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賈秋壑舊宅
也。源獨居無聊。嘗日遇晚。徒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
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
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
晚輒來。源戲而問之曰。娘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
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
子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暱。明日辭去。夜則復

來如此凡有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何處
女子曰君但得美婦則已何用強問我也叩之不已
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
止所在源意其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跡彰
聞故不肯言爾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
謂綠衣曰此真所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子
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相與即
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怛怩不安故數日不
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乎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

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故
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
君者蓋其數當然夙緣未盡爾源大驚曰願聞其詳
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
女少善奕棊年十五以棊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
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
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少年美姿
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
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

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又之乃曰。審如此。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碁。教之奕。盡得其妙。凡平日以碁稱者。皆莫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歷歷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皆侍。適有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

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聘。可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賣之。太學有詩曰。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醪。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襄陽累歲困孤城。麥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去。公田枉自害蒼生。秋壑見之。捕得。遭顯戮。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又一道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齋主。

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梢人泊舟蘇隄。時方盛暑。卧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鼈。

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以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爾。源固未之信。及其卧病不起。源為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信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蹈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

豐異錄 卷之四十四
生之好。踐徃世之盟。三載于茲。志願足矣。請從此辭。毋更以為念也。言訖。面壁而卧。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為治棺槨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爾。虛葬於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棲靈隱寺。出家為僧。終其身云。

滕穆醉游聚景園記

衛芳華

延祐初。求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咏。為衆所推重。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至則僑居湧金門外。无日

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咆。天龍。靈鷲。石屋之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徧焉。七月之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是夜月色如晝。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崖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延堤觀望。行至聚景園。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頽毀。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生至軒下。凭闌少憇。俄見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自

外而入。風鬟雲鬢，綽約多姿。望之殆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為。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爾。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遂誅詩曰：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游。徵歌調玉樹，閱舞按梁州。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沒，誰與話風流。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可復禁。即於軒下續吟曰：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辭月殿，織女下天津。未會心中意，渾疑夢裡身。願吹鄒子律，幽谷發揚春。吟已趨出，赴

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久，欲自陳叙，誠恐驚動郎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無所懼。因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宮人。年二十四而歿。殞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堂訪賈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致令郎君於此久待。即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裯席酒果來。今夜月色如此，郎君又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携紫氍毹鋪於中庭，設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盞，醪醴馨香。

非世所有。與生談。謔笑。誅詞古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潮辭。美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一闋。命翹翹歌之。曰。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携。翠袖來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嘆一場春夢。香難圓。廢港芙蓉。潤露斷堤楊柳。搖烟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船。平生銀屏金屋。對添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歌畢。美人潸然垂淚。生以言慰解。仍徵詞挑。

之以觀其意。即起謝曰。殂謝之人。又為塵土。幸得奉事巾櫛。雖死不朽。且即君適間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子之律。而一發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而出。實本無意。豈料便誠語。良夕月翳西垣。河傾東嶺。即命翹翹撤席。美人曰。弊居僻陋。非即君之所處。只此西軒可也。遂携手而入。假寢軒下。交會之際。無異於人。將旦。揮涕而別。至晝。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翹翹所瘞也。生感嘆逾時。迨暮。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

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晝。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間爾。自是則無夕不會。經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携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奉侍君子。舊宅無人。留其看守爾。生與之同歸。鄉里見視。姑給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衆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惠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鄰里俱得其惟心。且又勤於治家。繫於守已。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衆咸賀生得內助。荏苒三

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已閱三秋。今願侍偕行。以顧視翹翹。生許諾。遂賃舟同載。直抵錢塘。僦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斯適當今日之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再續舊游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蓮開南浦。露柳烟篁。動搖堤岸。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翹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遨遊城郭。首尾數年。已極人間之歡。獨不記

念舊居乎。三人入園。又至西軒而坐。美人忽垂淚告生曰。感君不棄。得侍房帷。未遂深歡。又當求別。生曰。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又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宿世之緣。故冒犯律條。以相從爾。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爾生悽惋不已。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求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逾越。若顧遲留。須當獲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愴。徹曉不寐。及山寺鐘鳴。水村

鷄唱。急起與生為別。解所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分袂而去。然猶頻頻回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醴醢。焚楮鏹於墓下。生作文以弔之。曰。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群。稟竒姿于仙聖。鍾秀氣於乾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對狐兔之群奔。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原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然而精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仗少翁之竒術。自然返倩女之芳

寘玉匣。駭鸞之扇。金泥簇蝶之裙。聲冷冷兮環珮香。藹藹兮蘭孫。方欲同歡以偕老。奈何既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赴王母瑤池之樽。即之而無所覩。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誰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紛紜。謹含哀而奉弔。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生弔之訖。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偶。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衆咸歎。

異生自是終身不娶。入鴈蕩山採藥。遂不復還。不知所終。

金鳳釵記

大德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鄰。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歌。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為興歌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為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

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况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殮，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之物也。今汝逝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兩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來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為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死，今殯之矣。引生入室，至其靈席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

禦謂生曰：即君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興娘沒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墳墓，舉家上冢，興娘妹慶娘年甫十七，是日與家衆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至暮回歸，天色已黑，崔生於門迎，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生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欲納還防禦，則中門已閉，生還小齋，明燭兀坐，思念姻緣挫失，而孑身寄跡於人，亦非久計。長

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乃勉強起開門視之。一女殊麗，立於門外，遽褰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歛氣，向生細語曰：「崔郎不識妾耶？妾乃與娘之妹慶娘也。適來墜釵轎下，君拾得否？欲止生室，生以其父待之厚，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留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小齋可

一月半。忽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村，或潛蹤別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為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日五鼓，與女輕裝而出。

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則金榮在焉。其家殷富。為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其主擁生在堂。而拜認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住金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見責。故與君為卓氏之逃。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庶不我罪。况父母生

我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乎。盍往見之。生從其言。即與之別。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曰。妾與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觸彼之怒。君可先往見之。妾乃艤舟於此。以候。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與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迎之。欣然。反致謝曰。昨日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不敢仰視。但稱死罪。防禦不知其故。曰。何故。乃爾願得開陳。釋我疑慮。生惶愧。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

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厚篤於夫婦恩愛忘乎父母今則過獲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譴便得終能偕老未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卧病在床今乃一載餽粥不進轉側須人豈有是事也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然雖不信即令家僮馳往視之至江舟迹並無所見防禦

大怒崔生責其妖妄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沒葬之釵胡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牀上欣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吾病患當即痊愈不用女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舉止即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女之死也冥司以女無罪不復

豐異編 卷之四十四
拘禁得隸王皇娘娘帳下。掌傳牋奏。切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爾防禦聞其言。乃許之。即歛容拜謝其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客。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衆視之。已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其病即瘥。行動如常。叩以前事。並云。罔知始覺如夢。不記先言。防禦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金鳳釵賣于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齎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

報興娘。興娘復托夢於崔生曰。蒙君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冥。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直性柔和。宜善待之。生聞之。驚悼而覺。此後遂絕。嗚呼異哉。

豔異編卷之四十五

鬼部五

雙頭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于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偶。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妍妍媚媚。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

神魂飄蕩不能自持。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于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旣沒。家事零替。旣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

低幃睡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鬪體。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隄之上。高橋之下。訪於居人。詢

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憇，行徧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器，女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粟遍身，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鄰翁曰：玄妙觀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日生謁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書符二

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絕來矣。一月有餘，不覺又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却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復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求絕。薄倖如是，妾恨之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

至於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遂死於柩中。隣翁恠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裙。微露于柩外。請於寺中。問之于僧。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子之屍。俯仰卧於柩內。女貌如生焉。寺中僧衆。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一十七。權厝於此。舉家還去。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三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子。携手同行。一丫鬟挑雙頭牝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

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崇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効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綠藤葛。驀越溪澗。其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童調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且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堅。衆曰。其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

六十餘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帛襖。金甲雕戈。長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為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驅之。至受命。即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壇所。鞭撻揮朴。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於此。喬生供曰。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

不能效孫叔。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鬼雖離。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伏念某殺青為骨。染素成胎。墳隴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為妖。供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奸鬼秘。莫得逃其形。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

俱得見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歿。妖豕啼野。而齊襄殂。降禍爲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所。十地分罰惡之司。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晨。嘯于梁而有聲。窺其室而無覩。蠅營狗苟。羊狠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媿生。可知矣。况金蓮之怪誕。假

盟噐以成形。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蕩。鶉奔奔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沉淪陰翳。永無出期。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卽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爲將吏驅。捽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姓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問其故。其法師則已病瘖。瘖不能言矣。

南樓美人

葑溪劉天麒少嘗中秋夕獨卧小樓窗忽自啓視之
一美人靚粧縞服肌體嬌膩真絕色也天麒恍惚不
敢為語已而攬其袂乃莞爾納之天麒曰敢請姓氏
終當倩媒以求聘耳美人曰妾上失姑嫜終鮮兄弟
何聘乎汝知今夕南樓故事只呼南樓美人便已天
曙囑曰君勿輕泄妾當終夕至語訖越隣家臺榭而
去自是每夜翩翩而至相愛殊切一日天麒露其事
於酒餘人曰此莫非妖也君獲禍深矣迨夕美人讓
曰妾見君青年無偶故犯律而失身奉君何泄我樞

機致人有禍君之說遂悻悻而去將歲杳然天麒深
忿前言但臨衾拭淚而已至明歲秋夕嘗憶前事樓
中朗吟蘇子瞻前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
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歌未罷忽美
人仍越臺榭而至曰妾見君朝夕憂憶又為馮婦相
與至夜半美人潛然泣曰風情有限世事難遺聞君
新婚在邇今將求別不然不直分愛於賢配抑將不
利于吾君天麒稍悟猶豫間美人不見矣天麒婚後
更無他異

法僧遺崇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闢雙扉。昇訝之曰。人邪鬼邪。叩之漠無人跡。諦視之一少女。態貌整秀。衣飾黠淡。真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葉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怫然曰。爾謂之紅葉之約。韓翠蘋比妾。則亦已矣。以綠綺之奔。卓文君比妾。繆哉。昇再拜謝罪。是夕援之宿。女囑曰。以君文學之士。故千金之軀。一旦喪於今日。慎勿泄露。終當為箕帚妾耳。乃賦

二律詩曰。窓掩蟬紗怯晚風。碧桐垂影路西東。自憐燕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杯擎鸚鵡綠。精金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鬢蓬。又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繡香猶在。雀扇題詩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晚。遠庭芳草雨聲寒。掌中幾字迴文錦。安得卽君一笑看。自是胥宇經旬不返。父竊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笑。或起或仆不一。始知其妖眩也。蜜速杭昭慶禪師方公夜方建壇。伏劍危坐。至有一美人哀訴曰。氏本宋末某

樞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歿。鬼未散。是成崇耳。顯冀
省之。師即劍墮至一地。没平旦。啓土丈餘。一棺中女
子。面色如生。其顙多泚。亟投諸火。穢氣入人臟腑。甚
不可逼視。昇疾始愈。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借第茂之。入京師。與富人吳小
員外。日日縱遊。一日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
竹扶踈。器用整潔可愛。寂然無人。止一當鑪少女。三
人駐留飲酒。應之招女侑觴。吳大喜。坐間以言挑之。

欣然相允。共坐舉杯。其父母自外歸。女亟起。三人興
既敗。輒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遊。但思慕之心。屢形
夢寐。明年相率尋舊遊。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爐人
已不見。乃少坐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
今何在。翁媪鬢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
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來。飲共坐。吾薄責之。
女悒快數日而死。屋側小丘。乃其冢也。三人不復問。
促飲言旋。沿路傷嘆而已。將及門。見一女。羃首搖搖
而來。呼曰。我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我家

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念。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疑。我一春望君。幸而相值。今徒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繁可同往否。三人喜甚。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漸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官。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往謁之。邀請同視。吳生皇甫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亟避之。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害。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路。每當食處。女先在房。夜則據

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談酒樓。且憂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共下拜揖祈請。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歸試緊閉門。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斫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殺人。即當償命。均爲一死。或有脫理。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門者。斫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照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獄。獄不能具。府遣吏審池上之塚。父母告云已死。發瘞視驗。但衣服如蛻。無服形體。遂得脫。此事與昏姙類。胡氏子及吳令女事相

類蓋又則成人矣。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諸生日與嬉游。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迨遍。常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常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奈何便去。且官清羶冷。路費艱難。公宜三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間。一則自可讀書。

進學。一則藉俸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負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群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為上賓。且媚百祿曰。令嗣晚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鮮衣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偏。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踞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洙不敢顧而去。後復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春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丫鬟入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廳。美人

出相見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奚謝為。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閨為誰與敝東何親。美人曰夫為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爨茶至再洙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盛東知君在此而妾不能為一欸曲惶愧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坐中勸酬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縱。美人曰聞君個儻俊才雅能賦詠何至作儒生酸。

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尤多。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撤去舊俎。再出佳餚。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洙。洙口占一詩曰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堂夢。不是陽臺雲雨仙。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聯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芳華信易凋。綴堦紅尚媚。委地白仍嬌。墜速如辭樹。飛遲似戀條。蘇鋪新感繡。草疊巧裁綃。麗質愁先殞。香魂痛莫招。燕銜歸故壘。蝶逐過危橋。粘帙將晞露。衝簾已起颿。遇晴猶有態。經雨倍無聊。蜂趁低蕪絮。魚吞細雜藻。輕盈珠履踐。零亂翠鈿飄。鳥過生愁觸。兒嬉最怕搖。褪英浮雨澗。殘蕙漾風潮。積逕教童掃。沿流倩水漂。媚人沾錦瑟。

淪茗入詩瓢。玉貌樓前墮。冰容夢裏消。芳茵曾籍坐。長路或追躡。羅扇姬盛辦。筠籬僕護苗。折來隨手盡。帶處近鬟焦。泥浣猶悽慘。瓶空更寂寥。葉濃陰自厚。蒂密子偏饒。豈必分茵席。寧思上硃硃。香餘何吝竊。珮解不煩邀。冶態宜宮額。癡情妬舞腰。粧臺依浪拂。留伴可憐宵。聯成美人出。小牋寫之。寫訖夜已二鼓。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魚水歡諧。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

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
 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勿効薄倖
 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
 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無
 知者。惟賞花翫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
 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
 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
 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斜

日月上孤村。一樹松右涼回翠簾冰人冷幽沁清泉
 夏井寒香篆。裊風青縷縷。紙窓明月白團團。右蘆雪
 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空館。獨
 雁征書寄遠鄉。右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閉
 城鮮紅炭火爐圍煖。淺碧茶甌注茗清。右洙聽罷嘆
 其妙敏。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正所謂水桃瓊瑤。敢望
 報乎。洙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賡四韻
 曰。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礮風。黃添晚色青
 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右瓜浮甕水涼消暑藕浸盤

水翠嚼寒。斜石近堦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右殘
日。絢紅霜葉赤。薄烟籠樹晚林蒼。鸞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右風捲雪。蓬寒罷釣。月輝霜拆冷。
敲城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右美人且
讀且笑曰。絕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
不欲多上人。且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
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
迨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鑪可
耻。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

也。由是言之。固爲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夫人。
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錄云。
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
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
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
捷。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蕪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
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
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牋。至今蜀人號薛濤牋。而子

曲異錄 卷之四十五 十五
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後洙覬以比珠耳璫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未以為好。又之洙以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作折齒曲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美人所。美人迎謂曰：何別久也。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遣人，今遣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出前曲示洙。曲曰：黑鉛鑄劍難為鋒，碧艾製衣寧禦風。飲漆阿膠忽紛解，清塵濁水何由逢。請看綠草南園蝶，並宿花房花亦

悅。鴛鴦頭白不相離，那學秋胡便長別。東鄰美女紅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雨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深深未巷閑風月，錦帳蘭缸淚如血。血點年深久尚紅，至今灑在同心結。洙愛其才色，眷戀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勗敵也。乃以睡鴨爐香，紅虬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鬪雞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膾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

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夫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棋。洙天空河影澹。薛

時換斗梢移。洙黎棗低垂樹。薛藤蘿密護離。洙

草紛螢火亂。薛幹偃鳥巢。洙怪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勝姬。洙髹盆涼沁水。薛紈扇淨搖颺。洙

雙陸收散局。薛琵琶上練絲。洙砌蛩聲遠近。薛

簷馬響參差。洙銀作彈箏甲。薛鼉為冒鼓皮。洙

秋筠斜織簾。薛暑葛薄裁絺。洙宿雁棲還起。薛

飛禽下復疑。洙地幽塵闐靜。薛城遠漏透迤。洙

窈窕來紅拂。薛雍容識紫芝。洙綠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洙幸矣逢良夕。薛難哉遇少時。洙

慇懃酬契闊。薛傾倒極淋漓。洙蓮實瑤琴軫。薛

荷筒碧酒卮。洙鱸呼能婢斫。薛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螳蟬。薛唇腥啖蛤蜊。洙菱煩織手剝。薛

肉拔利刀批。洙令急航行速。薛謳清曲度遲。洙

勸酬蕪爾汝。薛講論雜乎而。洙冷脆嘗瓜果。薛

醜酸啜醢醢。洙艷杯浮琥珀。薛異器捧玻璃。洙

去嘉... 卷之四十五... 三十四

能掌停犀筋薛酥湯進蜜脾洙渴來思茗好薛
 酣後快冰宜洙妙句聯將就薛狂心坐已馳洙
 歌筵渾可罷薛卧具早教施洙不用尋桃葉薛
 那須聽竹枝洙媚人鶯語滑薛惱醉蝶情痴洙
 咳處珠旋唾薛顰時黛蹙眉洙釵橫金溜髻薛
 鈿冷粟生肌洙小小真能謔薛盼盼最解詩洙
 風流雲雨夢薛宛轉豔陽詞洙步緩腰肢裊薛
 鬟低耳語私洙夜香防竊聽薛午浴避潛窺洙
 繡履含羞脫薛銀燈帶笑吹洙素羅牀畔解薛

粉汗枕前滋洙暖玉綃籠筍薛春葱指露錐洙
 雲偏鬆綠髮薛浪颭動青幃洙狎態堪歸畫薛
 嬌顏可療饑洙襪塵新舞浣薛鬢膩宿油脂洙
 荀鶴高文譽薛崔鶯絕世姿洙未誇連蒂好薛
 只羨並頭竒洙何處空題葉薛誰家謾結襍洙
 漆膠當自固薛衽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柏共襟期洙
 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嬉洙泰山如作礪薛
 此志莫教虧洙

他日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輟一季耳。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洙亦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怪。明日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蹤跡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

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况諸房姊妹亦無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而已。私請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即勿怨。蓋寘數盡於此。

也與洙宿且叙歡情戒曉美人謂洙曰從此一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乃出墨玉筆管一枝為贖云此舊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復去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禄百禄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王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禄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珍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作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漫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

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禄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塋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樹桃百株為春時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為教坊謂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為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况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贈當駢鎮蜀濤於諸妓中最蒙寵侍筆與鎮紙皆駢所賜兼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

豐寧縣志 卷之四十五
之即錦江膩滑峨嵋秀秀出文君與薛濤是也其為
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必深究百祿甚
以為然然恐其終為所惑急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
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學為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
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焉



